



LOVEY
FLIRTY

author
Journey

下

LOVEY

FLIRTY

CHAPTER 11	• • • • •	004
CHAPTER 12	• • • • •	026
CHAPTER 13	• • • • •	054
CHAPTER 14	• • • • •	074
CHAPTER 15	• • • • •	094
CHAPTER 16	• • • • •	116
CHAPTER 17	• • • • •	138
CHAPTER 18	• • • • •	158
CHAPTER 19	• • • • •	182
CHAPTER 20	• • • • •	208
EX. CHAPTER 01	• • • • •	250
— [婚紗寫真] —		
EX. CHAPTER 02	• • • • •	256
— [聖誕結] —		
EX. CHAPTER 03	• • • • •	262
— [項圈] —		
EX. CHAPTER 04	• • • • •	266
— [聖誕節] —		
EX. CHAPTER 05	• • • • •	268
— [中秋節] —		
EX. CHAPTER 06	• • • • •	274
— [蜜月旅行] —		



C I N T E N T S





癒

癒

第十一章

後面的路程，程嘉煜開得很快。

他似乎是有點燥熱，按下了車窗，讓風呼呼地灌進來，震得人耳鳴。不知開了很久，車子總算停了下來。

林曼聽見車門被打開。

「下車。」他說。

林曼抬起臉，頰上還掛著淚，微腫的眼睛裡卻透著一股倔強的神情。

程嘉煜心想，還真的覺得自己委屈了？還沒弄明白到底為什麼錯？那剛剛的兩巴掌也是白挨了！

他不由分說地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從車裡拉了出來。

這時林曼才看出來，他們身處的是一個地下車庫。

林曼被程嘉煜一路拽著進了電梯，卻賭氣地不去看他，只是死盯著電梯按鍵。

程嘉煜伸手按下二十六，是電梯按鍵上最大的數字，應該是頂樓。

電梯叮地響了一聲，停下，門打開，程嘉煜徑直走了出去。

林曼沒動。

程嘉煜站住，並沒有轉身，「別逼我過去抓妳。」

低沉磁性的聲浪鑽進林曼耳裡，她忽然腿一軟，不得不小步小步地挪了過去。

程嘉煜拿鑰匙打開了房門。

跟在他身後的林曼，看見了一個原木色和米灰系打造的空間，純男性基調的裝修風格，開放中空的複式格局，家具是唯一一帶顏色的裝點。

沙發和櫃子都是低明度的鈷藍和墨綠，大氣沉穩，冷靜低調。

這是哪裡？

上次檢到肖染的那處別墅，程嘉煜說是他家，那這裡是他的第二個住所嗎？

程嘉煜打開了燈，暖暖的黃色燈光蔓延到整個客廳，幫這個冷色調的環境添上了一抹溫度。

他自己走到沙發處，坐下來，這才轉頭看林曼，「還站著做什麼？」

林曼全身忽然繃緊，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應該幹什麼。

「妳都跟我回來了，想必心裡也清楚下面會發生什麼。」程嘉煜說，「過來坐下。」

林曼不說話，眼神溜向他身邊寬大的沙發扶手。

程嘉煜把她的小動作收進眼底，「放心，今天不會在這裡打妳。」

他又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，示意林曼過來坐。

林曼只好走過去，側身坐下。

「妳剛才罵我不講理？」程嘉煜的聲音聽起來似乎不像在生氣。

林曼還是心裡一顫，這是秋後算帳嗎？

「我說了我不認識那個人，你不信……」林曼鼻子發酸，「宿舍出了問題，我一定得搬走，是他說有房子要出租，我才跟著他去看房子的。我們又不是在約會，你幹嘛亂生氣……」

林曼越說越小聲，有委屈，也有不甘。

程嘉煜不可思議地盯著她看了好一會，最後被氣笑了，「妳是說我在吃醋？」不是嗎？林曼疑惑地抬頭看他。

「那個人說有房子出租，那他是房仲嗎？」

「他有出示任何個人證件給妳看嗎？妳有拍下來嗎？」

「房子的地址是什麼？房東的姓名、身分又是什麼，妳問了嗎？」

「妳出發前把這些資訊留給第三者了嗎？」

「這裡離學校不近，妳跟著那個人坐公車、搭地鐵，有記住完整路線嗎？如果他開車的話，妳是不是就跟著他上車了？」

「既然不認識他，那陌生人給妳吃的喝的，妳想也不想就往嘴裡送？接過來以前，妳有沒有檢查過包裝是不是已經開封了？」

程嘉煜毫無間歇地丟出一連串問題，眼看著林曼張口結舌起來，一個都答不出來。

林曼剛才還帶著的一絲委屈和倔強，現在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她終於搞清楚程嘉煜為什麼對她發火了。

「當初就告訴過妳，壞人不會把字寫在臉上，妳那些機靈的心思都到哪裡去了？」程嘉煜說完，長長呼出一口氣。

林曼自知理虧，甫一抬頭，看見他的眼神，有痛惜、有隱忍、有氣惱，而更多的是「妳以後可怎麼辦」的擔心。

心中的懊悔湧了上來，壓在她心頭，讓她再也張不了口。

「我錯了，主人。」林曼低下頭。

「那該怎麼辦？」程嘉煜把兩隻手疊在一起，放置膝上，眼睛直視著對面可憐兮兮的小人兒。

「該……打……」林曼清楚，他是在等她自己說出來，心甘情願地接受懲罰。

程嘉煜忽然捉住林曼的一隻手，把她從沙發上拉了起來。

「上樓。」

林曼滿腦子都在擔心接下來的事態發展，只能機械性地邁著步子，跟他上了二樓。

二樓空間很大，卻只有兩扇房門。

程嘉煜推開其中一間，林曼驚奇地發現，裡面的裝飾布置和樓下風格迥然不同。

牆面是略帶珠光的貝殼色，地毯是乳白色的長絨波斯羊毛，整排的鏡面衣櫥，花瓣狀的吊燈，擺放著少女系藕荷色床具的竟然是一張手工打造的南瓜車雙人床。

如果說樓下是硬朗冷靜的男性空間，這間房間簡直就是童話裡精美的公主閨房。

「住在這裡怎麼樣？」程嘉煜微垂著眼簾看向林曼。

「我嗎？」林曼睜大了眼，有些不敢相信，又重複了一遍，「讓我住嗎？」

「妳不是在急著找房子？如果妳同意，明天就可以把行李搬過來。」程嘉煜背靠著門框，目光深處是林曼看不懂的深邃和一種朦朧柔軟的情愫。

「這麼好的地段，這麼好的條件，房租肯定不便宜，我住不起。」林曼啞住了

一句，卻帶了些許諷刺的語氣。

程嘉煜像是聽到了什麼奇聞異事，目光停在她臉上整整一分鐘，才壓著什麼情緒似地開口道：「妳這麼說的目的，是想找打嗎？」

林曼忽然毫不示弱地抬起頭，「如果這是你之前所有女貝住過的地方，那我不想住！」

一個單身男性的住所裡有一個這樣的房間，實在太可疑了。

或者說，並不可疑，而是證實了林曼心中一直存在的那個疑問——這裡果然是程嘉煜「金屋藏嬌」的地方！

看他剛才凝視房間的眼神，那種若有若無的溫情，恐怕是想起了以前和其他小貝們的往事吧。

林曼自己在心中做過心理準備，像程嘉煜這樣經驗豐富的男主，不可能是新手，一定有過其他的貝貝。

可是，當她正視著這樣的一個屋子，彷彿任何一個角落、任何一件擺設都散發著另一個或者另幾個女孩子的強烈氣息，還是讓她心裡非常、非常不舒服。

她懷疑，那排漂亮的鏡面衣櫃裡，是不是放著各種款式、各種尺寸的性感睡裙和蕾絲內衣？

程嘉煜顯然看出來了林曼的怨氣，輕哼了一聲，「脾氣大，心眼小，典型的討打行為。」

他拉著林曼的手臂，把她拖到床邊，並不理會她故意往相反方向用力的不配合舉動。

程嘉煜指了指還套著原封外包裝的枕頭和床單，「看見沒，沒有人用過。」

「妳想得沒錯，這裡確實是為了方便實踐和調教預備的地方。」他放開林曼的手，「不過，還沒有人有資格住過。」

林曼抬眼看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從來沒有過別的女員住過這裡嗎？那他剛剛眸底的深情，並不是因為回憶，那會是因為……對未來的期待嗎？和她……一起的未來？

「搬還是不搬？說話！」程嘉煜的口氣忽然嚴厲起來。

林曼抖了一下，小聲道：「我搬。」

「好，那妳先去把自己洗乾淨，再來隔壁房間。」程嘉煜恢復了不動聲色的常態。

林曼開始有種大事不妙的感覺。

「剛才在外面跟我發脾氣的帳，先記著。但是剛才在樓下，妳自己認的罰，是躲不過的。」程嘉煜說完，就先行去了隔壁房間。

站在淋浴噴頭下的林曼，心裡忐忑又興奮。

以前在網路上聽說很多男主自己都會有一個專門的調教室，原來就是這樣的。

她一直以為這樣的地方應該有一種渣男巢穴的既視感，現在看起來……好像跟想像中有很大的不同啊！

再想一想，以後就要搬來這裡住了，這樣的想法還是有一種不真實感。

磨砂的浴室門外，好像是另一個世界，一個似乎和現實脫離，卻又有著無比真切感官刺激的世界……

林曼仔仔細細地清洗著自己，尤其是最隱私的部位。

她知道，等她邁出這間浴室的那一刻，這具身體將不再屬於她自己，而是即將獻祭給神的祭品。

浴室裡的浴巾，帶著和程嘉煜身上一樣的香氣，林曼用它裹住自己，就好像棲身於他的懷抱。

浴巾下全無遮掩，她知道，這是祭品應有的原生模樣。

微微濕潤的頭髮垂在臉龐兩側，林曼鼓足勇氣，推開了隔壁那道房門。

這邊是主臥，比旁邊的「公主閨房」大了一倍還多，仔細看，裡面居然還有一個小房間。

房間正中央擺著一張簡潔方正的深色大床，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。其他家具不是米色就是深灰，和樓下一樣都是冷色調。

床對面是壁掛式的液晶電視，另一側，有一扇泛著金屬冷光的暗門，看來裡面就是主臥的另一個空間了。

林曼四下看了看，並沒有看到程嘉煜的身影。

「主人？」她試探地叫了一聲。

「進來。」他的聲音從那個小房間裡傳了出來。

林曼小心翼翼地走過去，輕輕推開那扇金屬門。

裡面居然是書房，燈光明亮，兩面牆都是整排的書架，擺滿了厚重的書籍。

程嘉煜正坐在一張寬大的書桌後面，盯著電腦，聽見林曼進來，頭也不抬，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：「等一下。」

林曼偷偷地觀察起程嘉煜，他已經換下了西裝，身上是一身寬鬆的家居服，還戴了一副黑框眼鏡。

嗯，倒是很符合他現在的嚴肅氣場。

林曼在書桌對面站了一會，越來越忐忑難熬。

程嘉煜用餘光看見她不停地用手往上提下滑的浴巾，突然發話：「把浴巾摘了，到刑臺那裡趴好。」

他用手往林曼身後一指。

林曼應聲回頭，心臟立刻狂跳起來，手心和脊背都開始冒出點點汗意。

書房的另一側，完全是審訊室的風格了。

牆壁嚴嚴實實地包著隔音材料，窗戶上是不透光的深色玻璃，牆邊裝著一個頂天立地的十字型木架，橫向的兩端和縱向的底部，固定著皮質的手銬裝置。

木架邊上的牆壁安著一排鐵環，上面像展示一般掛著皮鞭、手拍、繩索、綁帶……各種刑具。

靠近窗邊的地方是一張類似於單人床的皮質刑臺，四個邊角都有掛著繩環的可移動卡點，刑臺上方的吊頂還垂下來幾根鋼索，寒光凜凜。

林曼腦子裡不合時宜地冒出一句話，原來是臥底版的渣男洞！

剛才程嘉煜指的，便是那張皮質刑臺。

「聽不懂？」身後的主人已然帶上了不耐的語氣。

林曼只覺得從腰到腿，皮膚都在一寸一寸地繃緊，但是她不敢、不願、也不想違抗程嘉煜的命令。

她下定決心，走到刑臺處前摘掉了浴巾，美麗無痕的嬌軀立刻呈現在燈光之下。

只不過，無痕是暫時的。

林曼聽話地趴在檯面上，又聽程嘉煜吩咐道：「腿跟肩等寬張開，保持姿勢。」這樣的姿勢太過羞恥，臀部高高掀起，雙腿大大分開，赤裸的下身完全暴露在他眼前。

偏偏程嘉煜根本沒有下一步動作，還坐在書桌後邊一動也不動，任憑林曼被強烈的羞恥感刺激得渾身顫抖，下身也漸漸敏感濕潤。

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，她的意志和尊嚴也被一點一滴地吞噬。

不知到底過了多久，林曼不敢抬頭，也不敢移動身體，長久地盯著刑臺的一隻包了皮革的不鏽鋼桌腳，視線都有點模糊了。

終於聽見了程嘉煜推開椅子起身、不緊不慢走過來的腳步聲，林曼喉嚨裡忍不住輕輕地嗚咽了一聲。

她知道這種刻意的等待是他的另一種手段，為的就是要徹底撕開她的矜持保護色，把最脆弱的原生靈魂拉出來洗滌，讓它迸顯最純粹最璀璨的光芒。

程嘉煜從牆上取下來幾樣工具，一件件地擺在刑臺最前端。

林曼下意識地閉上了眼睛，她不想提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刑罰落在自己身上。該來的總會來，這是主人的決定，也是她必須完成的任務。

「今天妳要挨這三樣。」程嘉煜在林曼頭上輕輕拍了拍，示意她抬頭，「每樣五十下。」

林曼見自己躲不過去了，只好抬頭望向那幾件工具。

第一樣她認識，就是上次在飯店他用過的那根竹板。

第二樣是一根大約有小拇指粗細的藤條，把手處細密地纏著防滑條。

第三樣是一支做工精緻的細鞭，蛇皮的手柄連著三條單股的細亮軟鞭。

三種工具哪樣看起來都不好惹，簡直讓人不寒而慄。

「妳已經認罰，所以今天沒有安全詞，妳喊停也沒有用。」程嘉煜先拿起竹板，開始用酒精棉消毒，「規矩妳都知道，不許大聲哭鬧，不許躲，不許用手擋，不然我都會加重罰則。」

林曼的身體早已開始瑟瑟發抖。

程嘉煜把竹板伸進她的大腿內側，用頂端沾了沾林曼已經流淌下來的體液，頑劣地滑來滑去：「這麼期待？那讓妳來決定吧，什麼時候喊開始。」

林曼哭喪著臉，這簡直是更過分的懲罰，還不如趁她不備直接打下來呢……

讓她自己喊開始，就是要她在板子落下來以前積累更多的恐懼，就像是逼著她眼睜睜地看著炸藥引線燒到盡頭，再轟隆一聲把自己炸飛。

林曼不張口，程嘉煜也不著急，繼續拿著板子在她的屁股上遊走、畫點、轉圈，不時也用板子的側面在她的臀縫裡上下摩擦，看她癢得要夾緊，卻不敢這麼做。

林曼心裡自知，越是拖延，越是在死路上走得更遠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只好做了一個深呼吸，從牙縫裡擠出一句「開始」。

話音未落，程嘉煜已經舉高小臂，讓竹板狠狠地落了下來。
啪！

扎扎實實地打在掀起屁股的最高點，足有八成的力氣。

林曼吃痛，身體往前躲了一下，馬上又乖乖回來，擺好了姿勢。

啪！

第二板直接命中臀腿交界處，她的淚水瞬間噴了出來。

程嘉煜忽然用一隻手按住了林曼的腰，她腦子一嗡，知道這是要加重刑罰了。

果然，連續十幾下，在左右臀瓣上輪流炸響，每一下都是均勻力度的穩準狠，照顧到整個半邊的屁股。

快速的抽打迅速讓林曼的臀肉腫痛起來。

皮質的檯面不像以前的床單，可以靠抓緊放鬆來轉移注意力，只是在滿手的汗水裡不停打滑。

林曼只覺得自己連後背都開始麻麻脹脹的了。

「自己說，該不該打？」程嘉煜揮板子的速度一點也沒有減緩。

「該打，嗚嗚嗚……」即使哭著，林曼也不敢在回答上有所遲疑。

啪啪！

「大點一聲！」

林曼痛得直起上半身，提高了幾個分貝：「啊，該打！」

「為什麼該打？」

「嗚嗚……因為我，不知道要保護自己……」

啪啪啪！

「下回還犯不犯？」

「不敢……啊啊……不敢了……」

啪啪啪啪！

「再犯怎麼辦？」

「嗚嗚嗚……再犯……再犯讓主人打死。」

因為沒有停歇，五十下板子劈里啪啦地就打完了。

林曼雖然痛得涕淚橫流，但對於今天自己對這五十下板子的承受能力，還是不免有些驚嘆。

第一次實踐那次，也是同樣的竹板，只挨了個位數的幾下，她都覺得要死了。可是今天，工具沒變，程嘉煜的手勁應該還是加重了些的，五十下過來，竟然像是適應了一些。

竹板的責打剛剛結束，還不等林曼緩一口氣，身後的空氣中又「嗖」一聲響起了風聲。

林曼知道這是什麼，全身的神經立刻繃緊。

啪！

「啊——」她清楚記得程嘉煜立的規定，可是痛呼聲還是不由自主地從嗓子裡冒出。

原本就已經被板子打腫的屁股，挨上這麼狠戾的一下藤條，就像是被刀子割開了皮肉。

嗖——啪——

又是一下，林曼的雙腿發軟，幾乎要整個人趴在床上。